

於梨華作品集之十四

三人行

於梨華作品集

之十四



兩部賞得

三人行



· 版權所有 ·

「於梨華作品集」一至十四，包括下列各書：

《夢回青河》《也是秋天》《歸》《變》

《雪地上的星星》《白駒集》《鷗》

《又見棕櫚，又見棕櫚》《會場現形記》《考驗》

《新中國的女性及其他》《傳家的兒女們》

《誰在西雙版納》《三人行》

自1980年起，以上各書之海外版權，屬於梨華女士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所有，並由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任何人士以任何方式侵犯上列各書之版權，版權所有者必依法追究。

書名：	作者：	出版：	地址：	印刷：	定價：	三版：
三 人 行	於 梨 華	天 地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香 港 莊 士 敦 道 三 十 號 地 庫 電 話 ： 五 一 二 八 三 六 七 一	中 華 商 務 聯 合 印 刷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香 港 九 龍 炮 仗 街 七 十 五 號	港 幣 八 元	一 九 八 一 年 八 月

「於梨華作品集」序

在台、港留學生的書架上常常看到於梨華的小說。談天的時候，大家也常常提到她書中的人物。她擁有這麼多的讀者，當然不是偶然的。我想大家喜歡她的作品，原因恐怕不盡相同。我自己喜歡看她的書，主要有兩種原因。一方面我欣賞她對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狀況的細緻的觀察。另一方面我很高興她引入了不少西方文字的語法和句法，大膽地創造出既清暢可讀又相當嚴謹的一種白話文風格。我覺得在這兩方面她的成就都超過了許多三十年代的家。

於梨華是一位時時向新的領域進軍的工作者。天地圖書公司搜集了她這些年來的小說，出版這一個總集，便利大家比較她不同時期的觀點和技巧，是包括我在內的讀者們所非常贊成的盛舉。

楊振寧

七九年夏於日內瓦

一、二人行

陸教授放下話機，用兩手揉了揉下面頰，站起來，繞着房間來回走着，不時在書桌前停留片刻。書桌上攤滿了東西，他寫的漂草的實驗報告、美國的及他國的科學雜誌、購物收據單、作廢了的支票、半杯冷茶，幾片茶葉黏搭在被茶漬染黃了的杯壁上，一本印着藍綫的拍紙簿，幾張用過了的揉皺了的軟紙，軟紙下半張照片，是一雙女人的眼睛，不苟言笑的盯着他看。他可是沒有看見，只是在書桌前停留片刻，又轉身走了，繞着房間來回踱着。

突然他停在書桌右方牆上掛的日曆前，假使他能在兩天內把這裏的事務整理好，他可以搭上剛剛電話裏老徐建議的那班泛美公司的飛機，在東京停一下，直飛北京。他翻過一張日曆，看看老徐提出來的回來的日期，數一下，正好是一個半月，趕不上開學了，當然可以找一個研究生替他上課，這是小事，但怎麼對巧巧說，倒是傷腦筋的。

他一看腕錶，快十二點，也許她已睡了，但他今晚必須決定，去不去，明天一早要告訴老徐的。在書桌前坐定後，把電話機拎過來，放在那些七零八亂的紙上，用手抓了幾下用格利新藥水染黑了的頭髮，硬起頭皮撥了巧巧的電話，對面哈囉一聲，聽起來有幾斤重睡意。

「喂，巧巧？睡勸？對不起，對不起，有件急事非告訴妳不可，唔？不是，我後天去北京。」對方驚呼了一聲，聲音直刺他中耳膜，他連忙將耳機拿遠點，「怎麼會！剛剛才決定的！妳聽我講，妳聽我講嘛：他們找我去幫忙安排一個實驗，當然很緊急的囉，搞四個現代化，是當前最急的急務，什麼？唉，巧巧，這怎麼叫去出風頭呢？」他停了嘴，等對方爆米花似的說完，才緩和着聲調接下去：「妳聽我講，當初去台灣，是沒有辦法，怎麼能和現在跑北京相提並論哩？現在半夜三更，我也不同妳多辯，明天我請妳在多拉吃飯，再慢慢解釋。什麼？不要這樣麼，巧巧，我們說好了的！可以，可以，七點半，我來接妳。好，回去睡吧，抱歉把妳吵醒，不要再氣惱了，反正以後帶妳去邁安米的機會有的是，不是嗎？」

掛了電話，他又用兩手揉搓了一下臉頰，拿起案頭的茶杯，冰涼的，剛碰到嘴唇即放回去，人往後一仰，彈簧的椅背與地板形成一個四十五度的傾斜角，他順勢把雙腿蹣跚到桌面上，腳跟正好遮住了那雙女人的眼睛，十指交叉，兩個手掌托住後腦，這才看到天花板上有一灘水漬，圓圓的，像一個暈黃的月亮。難道屋頂漏水？幾時漏的？不知明天看到房東不，要同他說一聲，免得將來被他責怪說沒早通知他。房東倒是個合情理的人，相處十餘年，一直很融洽，難得。

他猛的把腿一縮，人就直坐了起來。怎麼，來此小城倒有十年多啦？那年從中西部來，不過是客座一學期，為的是換換口味，中西部既沒有東部的文化氣候，又沒有西部的天然氣候，實在住膩了，換個環境，來到這個小城，只打算住半年，離紐約近，可以去吃吃中國飯，聽聽勉強夠

水準的、但的確可以治鄉愁的京戲，逛逛第凡尼這類中西部絕對沒有的昂貴的珠寶舖，即使買不起，看是不要花錢的，不花錢的感官的享受。反正，苦鬥半輩子，現在稍有名望，用錢不需精打細算，還不享受點，更待何時？誰知學期末了，偏又在一個同事送別的聚會上遇到伊慧，剛被物理系找來的一個女研究員，袖珍型，披一肩烏亮的頭髮，娃娃型臉上一雙大眼角的貓眼。嘴上話不多，眼裏的表情真可令他尋味半天。一下子，他被擒住了，寧願不回中西部做他的系主任，而留了下來。

他站起來，兩手在桌上一陣搗，在亂紙底下抽出那張照片，對着那雙冷眼睛——最後一次他們晤面，那雙眼睛是零下三十度，比現在的室外溫度還低了二十度——客觀地審視一番，折磨了他好些年哪！這雙眼睛，正的和反的。他微喟地將它放回桌上，覆面。那次台灣還不是為她去的，她說除非她父母看見了，同意了，她是不會同他結婚的。誰會想到，老天，誰會想到，在飛機上，她遇到一個朋友的朋友的未婚夫，一個靠爬格子吃飯的文人，兩人談得十分投機，飛機在台北着地時，她却墜入了噴氣機式的愛情。非但沒看到她父母，連她，看到都不容易。是這樣，他才去新竹的清華教了暑期班。打發時間，等她。

結果他一個人回美。她留在台灣。嫁雞隨雞。

他離開書桌，又繞室而行，一隻手下意識地在胸前輕按了一下。這些年了，每次想起來，心像一個麵團，被人用擀麵杖在上面滾壓了一次，還是痛得緊。但現在得回過頭來感謝伊慧，不是

她這一記悶棍敲在他頭上，他的眼界再也不會開拓，永遠在他有點成就的學術小世界裏，沾沾自喜。與伊慧結了婚的話，必定生孩子，生了孩子的話，必定把做研究之餘的時間精力全部放在孩子身上，三歲學琴，四歲學舞，五歲進小學，同時學德文法文拉丁文。小學畢業，即刻送進新英格蘭區的私立中學，為他或她將來進入哈佛耶魯鋪路。這樣，在中國學人的圈子裏，自己又多了一張向人亮相的牌。

肚子咕嚕了幾聲，他一看錶，啊，快兩點了！他轉入隔壁那間一爐一桌一椅一冰箱的小廚房一看，冰箱很空，碗槽很滿。他打開了所有抽屜的櫃子，才找出一包生力麵。找個乾淨碗，燒了水，把麵放入碗裏，用開水泡着，找了雙筷子攪着，立刻面上浮起一層混濁不清的湯。什麼生力麵，生癌麵倒是更妥貼。但他的胃有毛病，一餓非得吃，當然也顧不得了。唉，從台灣回來那節日子真不是人過的，生力麵填肚子，安眠藥治精神，如果不是那幾個年青人半拉半拖的帶他去參加國是討論會，很可能他早已住進史坦頓島那個東方人精神療養院了。

他把麵碗裏的濁水倒了，又燒了開水傾入麵裏，到冰箱裏找出一小碟醬蘿卜，打開一看，上面結了好幾層霉，連忙移開，在椅子上坐下，慢條斯理的吃了起來。啊，到了北京，先讓小康帶他去吃一頓涮羊肉！

北京，原以為這一輩子都不會去的。不會去，去不了，也沒想去。那時候，真奇怪，什麼時候對自己的國家會那麼淡漠？只一心一意的想溶入美國的模式。當然自己在本行混得也不差，

洋人現實，見他行，就與他打成一片。時間一久，幾乎忘了自己皮膚的顏色，何況在學界裏混得不差的華人，都與他差不多，吃洋飯，說洋話，做洋人，也就是極其自然的了。和伊慧認識後，因為她既不能吃乳酪，又不能喝牛乳，看見牛排害怕，拿起烤鵝皺眉，再加上她的英文說得不流利，他不但不能把她引入他的生活團體裏去，她反而把他帶了出來。從台灣回來，他更無顏見江東父老，不願回到洋人圈裏。生活，頓時陷入絕頂的孤寂中。

他把空麵碗及筷子拿到水槽，對槽裏的水面上浮着一層油垢的髒碗碟瞅了半天，如果後天成行，明天一定忙得不可開交，哪會有時間洗碗？那麼等他回來再處理？他迅速地搖了下頭，那絕對不行。把碗筷放下，他捲起袖子，半夜兩點半，開始洗兩三個星期累積下來的碗碟了。唉，這種日子實在過不下去啦！這次回國，也許有機會……前兩次都太匆忙了，第一次是回去看個明白，中國到底變成個什麼樣？第二次是他大姊急病，他趕回去，已經晚了一步。這一次，是被邀請回去的。兩三年前，做夢都不會夢到回中國，覺得自己已經在美國生了根。現在呢？現在才知道那個根根本留在中國的土地上，自己却把一個小枝桠插在美國的泥巴裏，誤認為根了。說起來真得感謝那幾個年青人。也是這樣的晚上，他的幾個研究生跑來找他請教一個實驗上的問題，也正捲着袖子在洗碗，那幾個人都傻了眼，有一個反應快的，忙上前來，說：陸教授，讓我來。

那晚他為他們解決了那個實驗的問題，但他們却為他解決了與生活更有關聯的問題：寂寞。他們有一個小團體，定期聚在一起，談談中國的事，交換一下各人對當時報章雜誌的閱讀心得，

研究美國當前的經濟動向，或者討論一下七十年代留學生的前景。他們邀他，不，他們踴躍邀他參加，他們的誠意及他們的熱情是他這些年都不曾接觸到的。開始，他去，但很覺不慣，他們幾乎全用中國話，而他，英文——雖然他的發音實在並不高明——說得久了，中文簡直生澀極了，根本無法參加他們的談話，何況他們談的什麼保釣、統運、文革的新生事物、黑貓白貓，他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但他們談得很熱烈，還可以引經據典的，他都聽得癡呆了！他做研究生的時候，哪來時間與心情去管本行以外的事，而這些年青人，連跟他做的幾個研究生在內，本課也抓得很緊的，這就讓他暗暗在心裏歎服了。

第二次他本不想去的，因為自己對中國的事實在知道得太少，堂堂一個大教授，面子上放不下來。但那個很會說話的小傅找上門來，說：

「陸教授，大家派我來請你，今天一起去穆家打牙祭。」

「什麼？打什麼？動武的事我更沒有興趣了。」

小傅哈哈地大笑了起來，險些撞翻了身後的茶杯。「打牙祭是吃點好東西，給牙齒慰勞一下。」

「哦，哦！」唉，中文實在差。

「穆的寒假新娘不久以前來了，她做得一手好菜，小穆和我們打賭輸了，只好請我們吃一頓。」

路上他問什麼叫寒假新娘。小傳說：「這位太太是去年寒假小穆回台灣弄到手的，從認識到訂婚前後不過三個禮拜。陸教授，你對目前的婚姻行情不太注意吧？這種新娘，多的是，小穆去的時候，我們幾個就賭定了牠會釣到一個的，他不信，哈！這下子還不該他請客嗎？」

「真有這樣快的婚姻？」

「多的是，說句難聽的，自從有了留學生寒暑假包機回台探親的事以後，台灣那些可嫁年齡的小姐們，恨不得在飛機場裏排隊等着被挑選哩。小穆那樣，還不能算是最快的，還有在一星期之內就完成訂親手續的。」

陸耀先搖搖頭，難以理解：「這算是什麼婚姻呢？」

「噴氣機婚姻呀！」發現陸教授身子輕震了一下，也沒怎麼留意：「呵，到了，地方小點，委屈陸教授了。」

和年青人在一起，最吸引他的，是「不需防備」。他們起先還有點顧忌，他是教授，年紀也大得多，所以說話舉動，都比較斯文，沒幾次以後，又恢復到他們原來在一處時談話的隨便了，三字經滿天飛，辯得起勁時，雙手插腰，口沫四飛，連帶把陸耀先本來的拘謹也沖走了。他覺得從未有的輕鬆。後幾次，學生們不找他，他自己來了，還約了大家一起去吃過一頓飯。來的次數多了，當然不能老是旁聽，也得發表意見，是這樣，他才開始重新認識自己國家的。因為要參加討論，就必得看書。專業，他是老師，馬克思列寧及毛澤東思想，他變成他學生們的學生

了。正好這時浙江定海老家有信來，希望他回去看看。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訪華以後，他曾給家裏去過一封信，斷了三十多年的綫總算接上了，但他一直沒有積極的想回去，一則父母早已故世，兩個姐姐都有她們自己的家，二則他為了伊慧翻了個大跟斗，想集中心思把自己的生活再拼湊成形。現在姐姐既來了信，參加了多次國是討論會以後對中國不但有了初步了解，更對這三十年來它所走的路程有了好奇，加上年青人在一邊慫恿，所以學期一結束，他參加了東海岸的學界組織的美籍華裔學人團體，回到闊別了四分之一世紀多的祖國。

洗完碗，他連忙洗臉刷牙，睡下時已三點了。照他平常的習慣，這也不算太晚，他向例上午不去學校的。但明天得去，有許多事得交待。小傅早已轉入他校去做研究生，新來的小朱，對他似乎不友善，很多事不能托給他。睡在床上，千百件事在眼前晃，只得又起來到洗手間的藥櫃裏找輕性的安眠藥。吞了兩顆，連忙又睡下。不知明天是否來得及給他幾個外甥買點東西，這次去得突兀，玉姐要喜出望外了。她最近還來信說小明考進了上海同濟大學的建築系，希望他寄點這方面的書籍去，明天托小朱去書店轉轉看。幾個外甥中，他很喜歡這個孩子，小明，那年他回去，小明在定海鄉下一個農場裏工作，舅舅回來了，特准回家。一張橢圓臉，曬得通紅，腦後梳着兩條絮絮實實的辮子，用兩根紅頭繩繫着，濃眉，淺眼窩，但眉梢眼角都很細長，微微上翹，帶股英氣。和他握手時，手心鐵板的，笑起來頰上有一個小渦，十分討人喜愛。那時團體旅遊以後，還有一星期可以自由活動，他把兩個姐姐及小明帶到上海，住在南京路上的華僑飯店，任由小明

帶着他們逛。開始的時候她對他很陌生，他和兩個姐姐聊起以前家裏的事時，她靜靜的坐在一邊聽，那雙淺長的眼睛輪流在他們三個人的臉上轉。

他們是定海大族，他祖父在定海縣有上百畝田，光是穀倉，就有好幾所。因為自己種茶，定海城裏還開了好幾個大茶院，解放時當然受到了清算，幸好他父親只是地主，不是惡霸，所以還沒有吃到太苦。真正嘗到苦頭是六六及六七年左右，紅衛兵把他父母從五六年配給他們住的一間小瓦房裏揪出來，沒頭沒腦的用插着小釘子的木棍子打，逼他們說出金銀財寶藏着的的地方，父親是被活活打死的，母親當夜吞金自盡。這些細節，都是陸耀先第二次回去奔他大姐的喪時，他二姐在深夜裏告訴他的。在華僑飯店叙家常時，只是輕描淡寫，像敘述漠不相關的事一般的帶過去了，雖然他大姐說：「不知姆媽哪裏弄來的金子？那時候，就靠我同小玉兩人每月寄幾塊錢回家維持生活的！」說這句話時，低了頭，把手裏一把扇子「刷」的打開，「刷」的收攏，那聲音十分凌厲。

大姐的三個孩子，一個在包頭，一個在四川，還有一個離得近些，在舟山，她自己身體不好，也沒做事，就住在他二姐家。二姐在解放前是學醫的，但四九年以後一直沒有機會繼續，即被分配到山東德州一個小醫療站服務去了。六七年父母雙亡，回定海奔喪，大概勞累了，加上鬱壓的悲痛，埋了兩老以後自己就病倒了。德州那邊來催，她大姐只好去央求以前在她父親茶院裏專門給客人泡茶現在是定海的縣黨委副書記的阿榮。幸虧她們父親生前從不刻薄待人，阿榮也還

算念舊情，把陸小玉由山東調了回來，她愛人則仍在山西太原的一個儀表廠工作，一年裏，春節時才全家團聚幾天。他們只有一個孩子，小明，書讀得極好，中學畢業，全班第一名，但她父母心裏都有數，像他們這種家庭背景，大學的門自然是輪不到她進的。果然，一畢業，小明被分配到雲南南邊的一個小地方叫思茅的公社裏，去了一年，陸小玉老着臉皮再去向阿榮求情，她同她姐姐身體都羸弱，兩個丈夫又都不在，幾個孩子們都在外地，萬一有什麼事，總得有個把人在就近照顧。這次阿榮可不怎麼客氣，沉着臉說：誰不想把孩子調回來，放在鼻子底下？大家都像你們這樣，什麼人去邊區呢？她們當然無話可說。隔了將近半年，小明才被調到定海鄉下一個農場裏。

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睡着的，好像沒睡一小刻，就被滿耳的鈴聲吵醒，掙扎着爬起來，閉着眼用腳找那雙把後跟踩倒了的布鞋，跟着，衝到書桌前，抓起電話，沒好氣的吼：「是誰呀？你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

對方想必楞住了，半晌，才說：「啊！對不起，陸教授，把你吵醒啦？」

這時他眼睛才完全睜開，轉頭對床邊的小鬧鐘一看，呀了一聲說：「對不起、對不起，老徐，我不知道已經這樣晏了。」昨天老徐打電話來邀他去中國，他自己說定今天十一點給他確切回音的，現在正是十一點。「昨晚失眠，很晚才睡。」

對方直截了當的問：「怎麼樣，陸教授，決定了沒有？」

「決定了，決定了，就怕太匆忙，來不及。」

「這邊的事由我們來負責，你一點也不必操心，明天下午四點半到我們這裏，簽證、證件、機票什麼的都會為你預備好的。」

他們又談了幾分鐘關於細節的問題，老徐說了聲：「那太好了，陸教授，那麼我們明天下午見，有什麼問題請打電話給我。」就要掛斷。

陸耀先連忙說：「那個飛機票大概是多少錢？」他臉上有個尷尬的表情：「我一時恐怕還湊不出來，是否……」

對方沒等他說完，即接口：「你別管它了，我們會妥善處理的。」

上次大姐病重回去，別的不說，來回飛機票就是一筆可觀的數目。雖然自己是高薪教授，又無家累，但自己也快接近退休年齡，在美國這樣一個有錢是神沒錢是爛泥的社會裏，為了不吃老苦，一定要把錢抓緊才行。為祖國服務是樂意的，但貼了老本去服務當然有點那個。剛剛老徐說妥善處理，不知是什麼意思，真想再追問他一句是不是那邊出？但自己這種身份，又不能窮兇極惡的提「錢」。然而，一千七八百的來回飛機票，的確是很可觀的哩！

他已撥了五個號碼，又放下。實在問不出口，明天見到了老徐再見機行事。洗了臉，修了鬍子，給房東寫了關於房頂漏水的條子，下樓時順便放在他的郵箱裏，即驅車去學校。他的女書記正和他的研究生兩人坐在他辦公室的外間聊天，各人手裏一杯熱騰騰的咖啡，見他來都訕訕的，

還是他女書記，畢竟是根老油條，忙站起來說：

「哎，陸教授，今天這麼早？我去替你煮杯咖啡吧？」

他略有不豫之色：「妳知道我不喝咖啡的！有熱水嗎，沖杯茶吧？然後到我房裏來，打幾封信。今天事情特別多，因為明天去北京。」也不理他們目瞪口呆，對小朱說：「你到我辦公室來一下，有幾件事要交代你辦。」

小朱才跟他做了兩年，對他學問還能佩服，對他的為人可不敢恭維，他無意中，常擺出大教授的架子，對於在他手下做事的人，都有點店主對學徒的態度。小朱是生在台灣、長在台灣，對這種作風很熟悉，使他不解的，是陸教授却口口聲聲與中國認同。

陸教授進辦公室，往書桌前一坐，十個手指交叉着放在桌上，用下巴的動作要他坐下，然後說：「等下去二號實驗室通知大家一下，吃中飯時到我這裏來，我大概要離開四到六個星期，所以要把工作分配一下。如果是六個星期，下學期第一兩個星期的課你替我代，等下我把舊的講義給你。我要把上次的實驗結數帶去，你不妨替我整理一下。還有一件小事，我需要幾本關於建築工程方面的書，你吃了中飯替我去書店看看。開我的車去好了。書不要買那種貴的，最好是二手貨。」

女書記端了熱茶，又帶了碟歐式早點來，小朱就趁機出去了。陸耀先一面喝茶，一面口述了兩封信，女書記純熟地用速記記錄下，然後唸了一遍給他聽，他改正了一兩個錯字，說：

「即刻將它們打出來，最好在中午以前發出去，因為兩封信都有時間性的。」

女書記點點頭，站起來把他桌上的空杯碟收了，正要出去，他又吩咐：「還有一件小事，有機會替我打電話到多拉餐室，幫我訂個桌子，兩個人的，七點半。」

「好。還有別的事嗎？」

「沒了。」他低頭整理桌上的文件，心不在焉地加了一句：「多謝你。」

中午同他的幾個研究員一起吃中飯，大略問了下他們各人研究的進展，又分配了未來幾個星期他們該做的實驗，其中有一個是猶太人，跟他做了好幾年，人很聰明，又肯用功，幾個突出的報告多半是他的貢獻最大，以前很信服陸耀先的，但近兩三年，陸老是不在，不是去中國，就是去日本，而每次出報告，又非得把他的名字放在上面，他心裏有點不服，現在看他又要走了，而且也沒早通知他們，覺得很不公平，不免略帶抱怨似地說：

「陸教授，你這次從中國回來，大概可以在學校呆一陣了吧？」

「大概。為什麼？」

「否則，你都快要不認識我們了。」

陸耀先見大家都笑了起來，也就不好發作，只說：「我不是故意疏忽指導你們，但有時候，實驗室以外，也有很多有意義的工作，等着我們去做。」他看了那個猶太學生一眼，加了句：「約翰，你現在做的報告，寫好之後，可以單獨送出去發表。」